

什么才是良好生活?

牛寒婷

如果没遇到《善的脆弱性》，我也许不会去琢磨“祝你好运”这四个字。我的意思是，与“祝你健康”“祝你快乐”这类祝福语相比，“祝你好运”里似乎潜藏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神秘色彩。比如，下面的电影桥段你一定熟悉：会魔法的精灵变为捣蛋鬼，一边眨眼一边热情地去握某人的手，可在他轻声说了句：“祝你好运”后，这

个被“祝福”的人，踏上的却可能是灾厄之旅……在诸如此类的超现实主义场景中，运气可以成为天使或精灵手中的玩具，可在现实世界，谁敢夸口说他能摆布运气呢？即便强大如人之理性，对“运气”也常常讳莫如深。显然，“祝你好运”之所以有诡异之感，也许正因为，对于无从把握的运气，渺小的人类唯有乞求与祝愿。

运气，这个古灵精怪的、难以捉摸的、无时无刻不左右着“统治”着人类生活的魔法师，似乎已经让脆弱的人类不堪一击，那么，人类所拥有的善、理性、价值追求、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科技神话，它们能抵抗得住灾难和危险吗？有能力与厄运相抗衡吗？若想让坏运气的影响最小化，选择一种规划得近乎完美的理性

生活有用处吗？好的人类生活与运气有什么关系？人类与命运该如何和解……这些有趣而又令人迷惑的问题，正是来自《善的脆弱性》一书，美国学者、伦理学家玛莎·C.纳斯鲍姆通过对运气的讲解，试图告诉我们：运气没有那么神秘，对于不可控的事件甚至灾难，坦然地接受，与之和平共处，才是人的正确选择。

善非指美德，而指将美德付诸行动的好生活

作为《善的脆弱性》的广告语，“善，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耸动视听，它一语道破了人们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类道德话语的困惑。没错，纳斯鲍姆想要探究的，正是人的伦理生活。她关注生活中每个人的现实处境和行为模式，关注价值选择和伦理困惑，比如，她感兴趣的是这类问题：我们能否始终如一地持守善和美德；暴露于灾难和运气之下，人如何平衡相互冲突的伦理价值；在极端情形中，如何正确理解人做出行为选择时的情感体验……不过，虽然这些问题离不开道德范畴，可书中的“善”却并非善良之意，不指“品格的善”，而指的是“人类的善”或者幸福。

在纳斯鲍姆看来，善是人类憧憬的理想生活。而这种生活，与人的勇气、节制和自我承担紧密相连，是一种“好的生活”即“繁盛的生活”。与之相应，追求好生活的“好的人”，同样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好人”，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真实处境，不断地追求人所特有的价值的个体”。如此一来，《善的脆弱性》所探讨的问题，就不再局限于道德范畴，而指向了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运气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好人所面临的种种价值选择问题。正是在对好生活和好人的考察中，纳斯鲍姆发现了运气的权威，它直接导致了人类生存的脆弱即“善的脆弱性”。

机缘与命运、运气与冒险、美德与正义、卓越与理想，两难的价值选择、好人和好生活被灾难毁灭……想要同时考察这些严肃的主题，或许，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回到古希腊的悲剧世界。翻译古希腊戏剧的王焕生曾说：“古希腊悲剧不在悲而在严肃”，古希腊诗人在悲剧中极致地表达了对生活、人性和命运的严肃思考与伦理困惑，这正是纳斯鲍姆提倡回到古希腊悲剧的原因。此番，她对古希腊人的伦理生活进行解码，首先是为了反思西方的现代伦理思想，此外，还有一个为古希腊悲剧正名的目的，因为在不少现代学者看来，源自古希腊神话的古希腊悲剧及其思想，是原始的和幼稚的，是不成熟的和可笑的。

可是，在纳斯鲍姆眼里，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的受罚，还是阿伽门农女儿献祭并被妻子谋杀的血腥和残酷，或者安提戈涅和克瑞翁所代表的神律与人律的冲突，希腊悲剧所呈现的人性生活的复杂性、运气和命运的偶然性与不可操控性，以及人面对这些灾难时的价值选择和情感反应，都是极其深刻和珍贵的人类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当代人伦理生活和情感模式的重要参照，甚至，它们比哲学更好地表述了人对实践的直观感受。在描述人与命运的抗争时，人对卓越和理想的追求、人承担命运时的高贵和勇敢、人的存在之美，被诗人们展现得淋漓尽致——善的脆弱性，也是美的脆弱性。承认了善与美的脆弱性，就意味着承认好的人类生活必然存在着风险，而又正是这苦难和风险，激发和塑造了人的卓越。

超越运气与回到运气

既然善的脆弱性无法避免，既然人的美德要在“冒险”中实现，那么，完全摆脱运气影响的生活就是不完整的生活。依此逻辑，纳斯鲍姆认为，柏拉图所追求的理性自足性、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心灵生活、康德所高悬的星空般的美德，都是试图借助想象中彼岸的神性和神性一般的理性，去消除此岸的灾难与凶险，可是，这既不能真正战胜运气，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生活。

是：信任生活中变幻不定的事物，在困境中与运气和解，“人的卓越就像葡萄藤那样成长，得到了绿色雨露的滋养，在聪慧而公正的人当中茁壮成长”，她借用品达优美的诗句想要说明，人是一株植物，而非一颗宝石。为了追求真理就弃绝肉身欲望，沉溺于理性和节制的生活，从而达到超越运气的目的，这是她极力反对的；与之相反，在受到运气和命运捉弄时，不唯理性，信任情感，遵循埃斯库罗斯“智慧从苦难中来”的教诲，用恰当的情感反应和经验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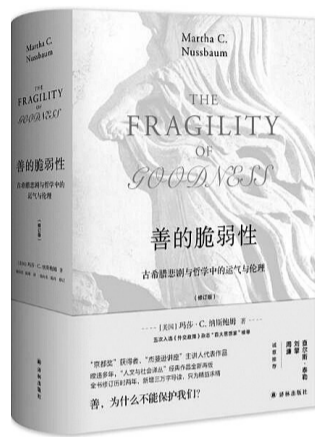
建对苦难的认知，这才是人应该做出的选择。不过，在阅读《善的脆弱性》时，有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纳斯鲍姆对柏拉图思想的解读，并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在本书中，尽管她的态度极为认真，但她涂抹的苏格拉底画像，或许只能属于她自己。在笔者看来，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的苏格拉底，为每个人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生活，这当然是伦理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作为众所周知的爱欲者，活生生的苏格

拉底也从未远离肉身欲念。其实，对美德与运气的关系，也许纳斯鲍姆没意识到，她下面的话与苏格拉底那句“好人不会受到伤害”的著名论断已相去不远，而且，还能佐证她与柏拉图在思想上的殊途同归：“悲剧向其观众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积极地生活在一个充满道德挣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某些情形下，美德有可能会战胜各种反复无常的不道德力量，而且，即便不是这样，美德仍然可以因其自身的缘故而闪闪发光。”

提示

凭借《善的脆弱性》一书，玛莎·C.纳斯鲍姆带我们重返古希腊人的伦理世界，机缘与命运、美德与正义、情感与理性、戏剧与哲学……

这个被我们漠视已久、令我们陌生的世界，对人之运气和命运的思考从未停歇：好人为何会被灾难毁灭？善和美是脆弱的吗？俄狄浦斯的命运告诉了我们什么？如果你想了解“运气”，不妨翻开此书。



混着潮气的书香

邝海炎

书怕火，也怕潮。我的家乡湖南郴州，地处湖南省南端，与广东省仅隔着一座南岭，冷空气南下会在这里阻滞，长期不散，形成阴雨连绵的气候，宋代词人秦观就在那里写下了“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可堪孤馆闭春寒”的名句，潮湿程度可想而知。友人爱书，藏书万册，多数放在北京，少数置于郴州农村老宅。今年春节，他从北京回来过年，发现装在木箱子里的书或受潮或被白蚁啃食，痛惜不已。可春节假期短促，他急着回京，这批书是没时间晾干修缮了，便微信我：“送几包书给你，但要你自己开车来拖。”

第二天下午，我驱车30公里赶到他家。进屋先拜年，喝了一杯茶，便急匆匆去装书的屋子，仿佛是在去探望一位病危的亲人。打开屋子，混合着书香的霉味扑鼻而来，只见里面堆满书，好在“重伤”只是少数，多数只是受潮。友人已清理好送我的两堆书，我装袋提走便是。但我踌躇了一会儿，爱书者都明白，藏书是一个人的心血，爱书花钱且不说，最难割舍的是那份感情。要拖走他这么多书，我有些不好意思，便问：“何不给你家亲戚”，他答道：“给他们就是废纸，给读书人才是正道，才能发挥书的作用。”索性连那套老版《管锥编》也送了我，高情厚谊，都在不言中。

这套1987年中华书局版的《管锥编》有四册，后三册完好，只有第一册的书脊被虫子啃噬得像黄土高坡的沟壑。摩挲着这些“伤疤”，我莫名地心疼起来。书法家张充和爱古墨，90多岁了，还吐出“有时候夜里我都能听见墨裂的声音，听得直心疼”这样的金句，像《世说新语》里的人在说话。藏书家韦力对古书的痴情也类似，每当看到一部珍稀善本时，他眼睛里放出的不是贼光——有收藏癖者见妙物都有此眼神，反而会“瞬间藏那线条变得柔和，有着慈母般的疼爱状”。我对受损的《管锥编》亦如是也。

几包书装车拖回了郴州后，分类整理，选出自己需要的，不需要的就送人，反正不能卖废纸，要尽量让书发挥“传播文化”的功能，才算不辜负友人雅意。女儿六岁了，平日就喜欢帮着爸爸整书。有时候，我递一本书给她，她会用衣袖擦擦封面，再小心翼翼地放好。这次面对受潮之书，我教她用吹风机烘，她举着举着比头还大的吹风机居然不喊累。其间她还对一本魔术书有兴趣，边翻边说：“闻起来好香”。人们常说“书香门第”，“书香”最早来

重读鲁迅的《野草·雪》

顾农

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地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然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雪。

是雨的精灵。”朔方的雪永远如粉，如沙，当然是孤独的，这恰如鲁迅在北京的孤军奋战，称之为“雨的精灵”，正可以照应开头的“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罢？”不变成孤独的雪也许是幸福的，但孤独的雪也自有其乐趣。

鲁迅在北京的时候，同中国共产党北方的组织也有某些秘密的联系。刘弄潮曾经受李大钊之托去看望鲁迅（详见刘弄潮《甘为孺子牛 敢对千夫指》、《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后来肖华清也曾代表组织与鲁迅联系过；鲁迅又保存了若干份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鲁迅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比较多的联系，应当是他在文化界坚持斗争的力量来源之一。

一方面追求光明，向往未来，一方面坚持在黑暗中的斗争，本是《野草》的基调，在《雪》这一篇里，同样可以听到这样的主旋律。通观整本《野草》，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其内容，如日本学者增田涉所说，“虽说是散文诗，却不是抒情诗，多数寄托着激烈的愤怒（具有政治的意味）”（《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二是多用象征的手法，比兴寄托，意在言外。唯其如此，研读《野草》必须联系相关材料，探究其象下之意，而不能只看它表面的意象。鲁迅本人在《野草》英文译本的序言中曾简要地讲过几篇的象下之意，给予读者极大的启发。我们大可由此得到启示，把这种言内言外的微妙联系，放射到其他诸篇里去，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这一段可以拿来同《雪》里关于江南与朔方两种雪的描述互相对照。比较起来，在《雪》这一篇中，作者对朔方的雪似乎更有感情，这大约与鲁迅总是更欣赏壮美的审美取向有关。他后来在一篇杂文中写道，他欣赏狮虎鹰隼一类猛兽猛禽，因为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从莽里是伟大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往，消灭鄙吝的心。”（《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分化以后，鲁迅当时在北京大有孤军奋战之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成了布不成阵的“游勇”（《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但他不惮于单身鏖战。他将“朔方的雪”写成是“凛冽天宇下”的“孤独的雪”，尽管孤独，仍然“奋飞”，有着无限蓬勃的生气，内心燃烧着复仇的火焰。这里是不是寄予着他孤军奋斗以反抗黑暗现实的战斗豪情呢？

鲁迅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

活、表达感情，所以很容易产生多义性。例如《红楼梦》的命意，即正如鲁迅所说，“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本人的小说也曾引起不同的分析，最突出的是关于阿Q这个形象到底如何分析，就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运用比较象征手法写成的散文诗则往往具有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读者可以由阅读文本而产生各种联想，这种联想与作者创作时的浮想联翩可能不尽一致。欣赏是一种再创造，原作只是再创造的地基，在这个平台上读者有相当的自由；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情形经常发生。但我们总不能离开这个地基，一味天马行空地抒发己见，而应当从作品提供的形象出发，通过敏捷而适当的联想去把握原作。

书单

原作比电影光怪陆离

这个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蹿红。电影前上映，即引爆舆论场，各方均将自己的释义注入话题中。有人说，《流浪地球》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开元之作”；也有人说，《流浪地球》有太多科学硬伤，不太像科幻，反倒像玄幻，且“降维”打击了原著的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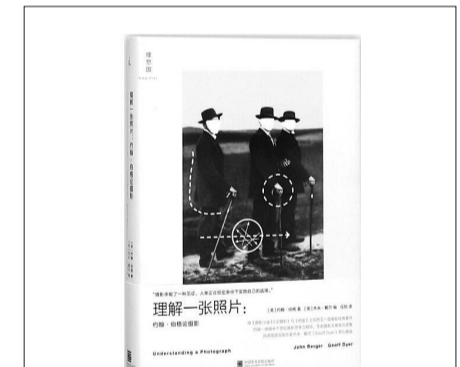
开元之作也好，“降维”打击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该电影成为焦点后，有更多的人，知晓了原著小说《流浪地球》。科幻小说虏获人心之处，可能就来自“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缝隙，而中国科幻的特点在哪里？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讲述带有中国基因的故事？本期书单，特别推荐的便是作家刘慈欣的中篇小说《流浪地球》。该书讲述太阳即将毁灭之时，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开启了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寻找新家园的旅程。

应该说，原作远比电影更光怪陆离。在科幻中探寻生命的N种可能，是由幻想到现实的失落抵达。我们选取的《理解一张照片》，却将“我们是在塑造怎样的自己”的疑问，臆置在读者面前。人人都在用手机拍照、拍视频、直播流行甚至泛滥的今天，摄影的意义变得扑朔迷离。我们为什么会不停地拍照？怎样才是一张好照片？你可以带着疑问翻开约翰·伯格的这本摄影评论集。书中大概有几十张照片，偶尔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或历史事件的某个时刻，更多的，则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和日常的一瞬。伯格并不是从审美的视角出发，而是从社会、历史、人文的角度，分析和探讨这些画面，甚至抛开画面，去讲背后的事件、问题和影响。此外，本期我们还推荐了一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的随笔集——《字里行间》，也值得关注。英国作家埃尔伯特说：没有比刚刚度过假的人更需要假期的了。翻开书，再重温下假期的感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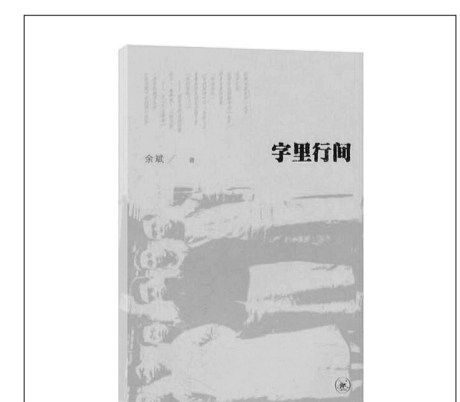
《流浪地球》

本书讲述的是太阳急速老化，不断膨胀，太阳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希望驾驶地球寻找新的太阳，为此造出了同样庞大的行星发动机，将地球推进到逃逸速度，然后朝着最近的比邻星驶去的故事。这个驶去过程，分为刹车时代、逃逸时代和流浪时代，将持续2500年。小说是通过男主角一生经历的各种事情来描述这样一个宏大计划的。



《理解一张照片》

每一张照片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不只是光影构图、视觉游戏，它们也关乎时间。照片成了时间河流里的一个截面，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或无数个故事。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简单地用“好”或“不好”去评论一张照片？如果我们视觉的所有碎片都将变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是在塑造怎样的自己？循着约翰·伯格的思路，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世纪后的人们，将怎样理解我们的照片？



《字里行间》

这是一部随笔集，全书由40余篇文字组成，有书评，有随笔，有论文，形式不一而足，内容上则多是作者余斌在阅读国内外现代文学作品之后的思考和感触。其中有对故人文事的钩沉，有对文章作法的评析，有对文学形象的深入探讨，有对小说情节、背后意蕴的论述，也有对文化差异的思考，姜涛钱穆、胡适、张爱玲、林语堂、邵海梅、茅盾、张伯驹、普鲁斯特、马尔罗、塞林格、奈保尔等。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